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六四

紫雲先生遺稿不分卷 何汝霖撰

一

半可集不分卷 戴廷栻撰

七五

金閭齋先生集十二卷 金敞撰

一六三

拂蓮堂集十四卷 彭年撰

三二一

使粵艸八卷 張宸撰

四八一

平圃遺藁十四卷 張宸撰

五七七

紫雲先生遺稿

啟張念芝庚子



紫雲先生遺稿
張念芝記

提誨誨切令人發憤而繼之以悲嘆也人生幾何長此碌碌天之所賦謂何愧矣愧矣將終不得為人矣。霖自審之其原由所志之不一偶見之未真遂若此生可以浮游得而孟浪也成也若無怪乎學問與性命為兩截身心與事物如各途全無自得處正全無湊泊處也。爾真教所云於字朋友中犯之固多霖不學未足語此所云怠荒二字誠哉霖之病根也。近日尤不能讀書心益粗氣益昏任意應酬或得或失或然或不然絕不知其

所止。邛先生所云大頭腦正不可得今欲從事于此不知其道何由其功夫何等。幸先生擇其要示之俾得尋繹於暇晷體驗于即事倘稍有所進不惟為虛生浪死之流則明德所成就敢頃刻忘哉。日間有俗冗不得面聆微旨先此代懇乞不吝割示切望切禱訓語未得卒業即當圖壁上也。序傳二帝便中先歸教下汝霖謹啟楊園答劉見第一

連日較閱近思錄頗思再得本一者為妙行當從白方兄及渝安兄假之蓋二兄俱自云有舊本也人譜卒未得其人而贈之奈何。郡中諸君恐不必贈曾有友人持示一柬敢以奉贖蒙

教四種書合為一刻固妙然細看各有意仍各刻之為佳惟難

記及厚語宜艾爾尊意以為何如。汝霖復

草地雖薄收自以為不勞民不費財絕原主覬覦塞霍丁苛索即不此膏腴上地亦不失為家園中榮令聞先生推至天地之心霖滋惧矣粒米細微沾沾恐其狼戾乃有畝之廣其耗豈在釜庾間哉甚而使雨露無所施其澤土脉無所呈其能人民受之飢盜因之起風俗日偷世俗愈下可勝道哉可勝道哉一地之荒一人之惰積而成不可挽回之世界真非細故也。霖懼矣幸高明詔之敢不知所圖。汝霖拜復辛丑

風駛雨疾孤舟幾至飄搖逾時乃得理櫂龍淵昏黑中叩楊村僧舍而宿明日拒家此番可謂潦倒矣連日雨不止道駕出城為難諸事得毋闕冗否相送之舟不敢失期或即乘之以了其緒遲一二日不妨也。程先生慨然賜教非尊兄先為之地不能細讀之大約主王注而時出其獨見以為刪補詎無所見本而能然者然哉今不及全錄第標其異者於刻本之上而每篇黃山人總論則別錄之茲猶未及奉璧得毋不悅于長者耶乞尊兄再為道意藥金全送去遂至迫促令凡奈何蒙許佳李及吳某敢持錄以懇

一別遂至兼旬蓋虎狼四出恨藏舟之無壑也連日得雨昨較大門前已有三尺強想百里之內各霑足無疑矣尊體清佳園宅康吉遂為先生慰之屠舍甥歸自語溪得爾大創知道駕曾西但蘊斯兄益困奈何初四五霖擬入山將晤二許彼方被災未知能謀及此否先生來偕行為妙家叔以明歲屈尊之約奉訂度舍弟無大過先生亦未忍棄之者唯鑒納爾幸季心先生近況何如鈍弱如霖無以服其旨而率其教此日夕之疚也令兄先生必有蘭兆幸致念言壬寅尊體不快服八寶丹即平矣服後宜少行或不行亦自融暢砂

仁湯下家叔處有此凡一服不過百丸

偶簡得山陰雜著二帙向從仲木兄處錄取者乞尊兄一為較閱并煩細加丹鉛俾初學閱之更覺觸目為妙

袁仲兄諸札讀之不忍釋手不惟道理純正且語言的當即其行實句字間實意溢於紙外真不可及令人愧欲死奈何如此人返速化也可痛可痛明日維老行且附去日後或付梓尚可見耳壬寅

駕行一時許汝霖還自灣中蓋知從者欲西未明即舉棹也卒無能挽其怠慢之責悵歎悵歎兼旬未久馳念日深刈獲喜得

孫蔚大石

晴和叶夢必已如期道體清適園宅平善安瀾可以訪友早稅可以樂飢此皆人事之可必而不可必者幸示以慰若指揮粗定便可束來尤意中之禱也汝霖碌碌如常家叔目青未退就醫郡中且有意外之憂駕來時當面悉之外銀二箇函一以救左右一求買炭屑幸檢入癸卯承示喪祭說雖不敢輕以示人然繕隔一副本以藏家塾先生其必許之行即命舍弟單役便奉歸也家刻裝就呈覽得賜批閱俾精義與疑義俱顯則裨益學者豈淺哉并懇家叔今日始有起色自云覺已寬快但未能進食想亦漸可耳

朝來卜得兆岐吉因見連進瑋湯又思冬瓜湯飲之稱快故未招兆岐恐沒辰山功也霖意稍緩一日相迎家叔厭汝中書嚴決意遣舟西來幸先生弗惡其促速季老見賜教言未得奉答敢附一言于先生稱大教之辱更圖報音不一

霖鄙淺不識禮粗意但以粗迹言之拜跪行於家庭而旁友著揖讓行于朝野而治教隆焉可以其儀文也而忽諸矯偽者固是賊禮未可因而并廢其禮季老所云亦為名教中過於執持之君子下一段豈真能舍拱揖而別言禮哉惟其語氣稍近激顯若助蕩夫者之反脣陰則入原壤子桑一機局未免為快

語之累說在端木子^之對棘子成矣。雖然此言出於忌口尚當審思沉受而相成為孝老者哉。尊教所為謂以進為文朱子解以進步向前著力去做今亦惟有益退讓益撙節收斂以期免浮文謬荒勿負孝老若口尚期先生視之以則微俾鄙淺所知所持掩不勝禱切。謹覆甲辰

尊體何日如旬日攝思知必神王也弟意猶未敢發西迎之轍館僅實知盛心乃曰遲一日則愈馳先生之神故悚然遣行尚願先生自愛審可而來勿以舟途之往返為意至於頑弟不率病軀竟以之為海溫焉正恐積疴費整頓則弟之貽愛害于先生者自知不少矣孝老處一秉前附器仲凡者想不浮沉所欲言者不出此亦先生所志者幸再與一談及炭屑已收三石浮於量者數升其餘及竹器望於舟中帶來言煩念鞠元為荷

愚情受屈於門屢愧無以對師友也朝來正坐觸腹之疾今猶未瘳耳中弟寒熱繼作當由客邪未解前日湯翁固不許其一劑今果然但此老恐未能即致幸屬中弟靜以俟之聽好言守禁忌勿藥亦可專意以為何如

何六兄晉明與寒家雖未合譜想十世之前必有源委者今亦不敢附會但以齒相序而已吳僕失記其名非台詢并望其事

矣可見好善之心不為隨入耳隨稱善隨不記憶勸懲謂何報然以復

遺安堂作於嘉靖中為先高王父講學之所隆慶間先曾王父析居於此歷三世^至百年中遺家難舊觀半隳^{沈霖}幼孤僅克整葺而題署之不足繼前志強自立為先人大辱而署名太意兼有所取不敢不表而出之寒宗本何氏國初大去其鄉八世祖如淵實從錢氏撫育得^一姓怡菴者嗣祖錢翁號也子孫不敢忘何又豈敢忘錢乃以其義之顯者示標準復以其音之同者寓永思此顏堂之意也事雖不典情有兩闕敢乞芳翁先生

德言記之以垂永永^{沈霖}幸甚斯堂幸甚^{張先生記有語不中八弟行別作此堂在}

再啟孝老竭力改葬孝子苦心聞用木用磚皆出念鞠一手傷哉有子孫如此冥漠中可安矣道遠不能相助度尊處必有公莫幸為弟附名至于有無緩急此尤嚶嚶時度此老意中必不欲以此累朋友我輩宜若何委曲以分其力拙束議用灰隔為費有限再得先生一為慈悲尤地下之快也何如^{此老意是已固}別來忽忽春已過半每思至欲言機來待質德音邈如天際回念九年在御真不易得而虛擲良會正復不少也體道近覺何如英才快友千古一時爽氣必然百倍此間仍自悠悠雖良工

苦心多所匡持。恐非月日可幾。庶唯天幸。此局恆不變。須之三年五年。或小有定乎。廿六日接十二日所寄教劄。重以俗學不信踐履之憂。愚淺又何異同。若夫雜學空言。徒亂人意。此弟霖切病。非先生知之深愛之。至不能言。不肯言。感動多矣。感動多矣。春來病日益甚。神日益耗。汲汲日常。酬應恒繼之。以夕并不暇。及他書史問言。語意欲竟。請來子集。而兩月未嘗以二展。則急廢可知矣。此集度不可久去。几案欲先假其半。或三之一。四之一。限期歸還。先生必當許之。昨見子高。凡處留有數帙。將轉留之。便中并告先隴祭掃。今年遲在寒食後。大約初十入都。寧

十三返梓。先生原訂初七來舍。此期最妙。專望專望。載酒便道。謹候府中動靜。復教遲晤。彼此不宣。泐案頓首。啓已酉。今年蠶事大是繁苦。宅中雖有定力。與例家不同。然天時出于意外。恐勞頓實異尋常也。道體近覺何如。流火牙疼足創等症。用老刀圭之效。可得聞否。令即體氣俱長。意思當亦漸知。向方則讀書自能勇往。不同于流俗兒童矣。舍弟玩愒如故。經書雖不能廢。溫習欲其進而得解。焉不能也。問一操觚率爾。猶昨所夕出入涉獵。猥細門以外。亦不經心。大邇近狀如是而已。頃頃者教飭以來。亦無甚顯過。可指但端。老良落莫。錄去鍾鍾等詩。

可知其概也。今年且挨過。明歲當奈何。明歲當奈何。碌碌居諸。略同于昔。當典型在御。尚不能有所激發。今更何望耶。問亦猛自循省。旋歸斷歇。祇緣少壯師敢不廣學業。不充今雖欲目勉。若無其具。竊窺學問大旨。博約二字。闕博不盡其量。則約亦不極其微。所以人才成就。有大小之不同。其徒博而不知約。徒約而不能博。流而為雜。學異端者。固無足數矣。然則約禮或庶幾於晚歲。博文又何及於當年。往事難追。可勝悲嘆。蒙假留晦翁書展閱。未畢一帙。作報已逾百遺。加以記事無珠。遺忘頃刻。恐終難望見耳。先叔父遺業。會計尚爾。逡巡病體。似與之有闕

稍一緘對。便忍忍欲作。然今長夏必欲為之矣。其時先生命駕。或可呈覽。以表五年精白也。寅旭兄近在敬可處。後許過敬齋。奈敬夫叔姪農務方殷。無與共朝夕。恐勿足留之耳。佩蘊兄曾來取藥。近得寅旭兄信。稍慰此疾。甚宜于灼艾。先生盍一從史之承晤。尚遲諸唯為道自重。不宣。初間附一信。李老處不至。浮沉否。日來頗傾。旌從不啻渴飢。道駕慳慳。潛究自不暇。有里盤旋。懷望徒以鉅客一言而增切耳。用老湖樓之約。定復何如此。問難還不了。鄙意亦欲借川嶺之靈。以了之。今西上之舟。遂邀寅實。竟去彼中靜坐。即寅旭不至。

大年近而可拾亦不寂寞也尊處倘有語中之便萬乞寄言相候沉疴宜料理禮必固請用老來山因前者面約已成亦恐歲時家各有事故不欲強爾通負逾積恙債未能先奉銀米各二數餘又須漸圖辱鮑愛勿過稽也諸所欲吐筆不能盡
汝中昏禮幸已告成先叔之喪安矣但牽於流俗種種鄙野可笑固由於弟寡寡昧之無術亦典型稍遠質問靡從爾至於不節之費果如先生所言而過之則薄爾之不足禦劇久在意料中矣新婦修養以遠道旬不勝暴慢惟先生不勿罪塵納是荷館室掃除敬候文從并此啟肅請

用翁此來實鍼砭迂陋之至藥方劑未施病已去八九恨頗情不堪鞭策多負造就至意爾更思先生啟其機而作之合使人涵泳於德意之中非頌言之所及惟默相感念而已四旬敢廢懷哀為開緩向門庭便眉端欲鎖古語善處事為問曰勿激勿隨今激固不可勢亦不得不隨矣奈何奈何蔡僅云先生在舍舉棹時有次月重來之約雖甚幸然願且緩之蓋東莊授業不宜輒出此處幾亦非一言可定月初當遣人西來別奉報音以決期會也用翁留方不一行當漸服之以其效相覆或有走叩未可知先此附意不盡
庚戌

別近兩時氣異涼暑伏維道候調適令子學業日進宅中上下各各安佳令壻畢結成言在何時何地也寅旭兄云先生且當與用老同顧敝居不過中秋重九此至願望者也但此時天氣猶暗遠道未宜僕僕而渴晤已極敢遣蔡僅先奉一候賤體如常唯覺精氣日益衰減舍弟碌碌居諸端老去志似不可回賤兄弟俱非不煩師友之慮者奈何奈何汝典久不得信想亦因苦前因割中不知何訂語此局得在冬底否其時恐又不得左右之聞耳秋收八九有望漕倉之物或不失諾于君子矣殘粒二擔奉去不知適于尊計否大先生精來益勝宜男曾有其人

耶韞斯兄近作何狀佩惹兄藥石大效留溪語許時今便可勿藥否此兄當為之竭力圖維如何而可以不病也與韞兄俱有閨繫而佩兄較量然否面言有期此不多及
別日入城舍弟早晚舍弟西謁函丈竟坐不知失附一候蒙示手劄道駕還里恥齋亦至烏戌湖濱之遊曉菴聞之深以不及同之為悵也華誕六旬知交誼當躬獻無疆之作祝因前者面命諄切不得故違并不敢申其筐篚之私體尊意也然而重不安也茲因曉菴言旋聊于歸舟附致纖微或者表其一念云爾豈所以事大君子之禮哉惟先生勿加揮斥是幸長至前後顯

望旌從來臨舍扶梓勤祀舍專候長者至命之字而加之冠禮
在敦肅并此啟請

前月珮慈兄過舍有山中看地之約本擬月朔行不意阻風三

呂建侯名璜
馬水人

日遂於初四出門初十返舍抵郡時駕行纔一二時高可勝暢
惘望前有事先人望後羈邑城至今所事未已意中懸懸西望
飛雲而俱駛也道從必已在館令親處昏期定于何許假館何
時明歲宅中粒食微處留有十五石所未足者想亦易辦但卒
歲粒資度必無出故有噴米之意耶謹儲粟以待幸駕來不辭
勞頓也月初以族祖營墓事辱其委托旋即以先改叔改定入

山中旬之末方得在家不知先生能于月間東來否遲亦晦朔
間必祈命駕也專候專候

用翁脈邱之畧使人聞之興起居是邦者不當如是乎所尤難
者力非有餘而克已為義使鄙薄者勸強梁者化學問之效無
有過於此矣聞寅兄佩兄俱以陰隱居之義為嫌然則坐視入
井不忍之心謂何先生試一論之以開愚昧實亦便于後此者
行止也徽鄉無人頃者稍稍散粟已多不均語溪良法將來隣
郡邑自然仿行仁人之德溥矣遺書印本極精且用翁為賜頗
多有生見此亦何幸也是書行其人心其有定乎續刻大成千

古快事若何而集其資斧耶書肆之說未易得所容湯圖之向
蒙先生訂閱先集其抄目得相示否并懇賜題像一言即可從

刻手之便惟先生勿固辭敢用再請所賜蔡僅札中有
月初東來之期敢不掃除以須恐尊處遲速難定更不遣舟瞻
晤非遙諸維節宣是禱辛亥

別後尊體若何熱鬱更甚不知駕在城中抑猶在鄉也微地廿
六日得雨而晚更霑足今可望西成矣但南不過塘城北不過橫
塘雨漸小而漲水漸微激上一帶已就稿西去更不可言矣
體昨日得涼始通利而臂痛已則甚蓋又不宜於涼也此齋閱
方不知有何可否許元龍兄遺艱特梓不遇又從而北而西其
情苦矣因風及此不盡所懷

人還知樸斷既勤雖丹麓未塗不漸以成之何至焦勞日夕有
累浩蕩襟懷也耶地遠不得少分其勞且迫薄况方切肥懷舍
弟忽告西行為之色喜附工白金二兩聊助土膏原未委盈虛
幸有以示之度此時必未須急爾會金收到十有一分并先生
應發二分及前收言如一分共十有分其未到四分即留為
轉發可否但轉發三家弟當六分尚少二分別圖奉上也或其
四年未得轉發亦望示知以便摠寄政兄玉凡移家何日定在

駕出之前風雨時作寒暄宜慎萬惟先生為道自愛不宣壬子
堂構幸新伯仲兩白首怡怡永日所謂齒宿而意新兩令子新
知見與新日月俱進盼昧間孰非快事先生樂耶弟輩初擬望
前叩塔以瞻新氣奈憶憶二旬度尊駕必將出門故不敢行茲
張宣成兄寄覽阿膠恐不宜緩持遣人從府下至彼或有便得
轉致之尤妙會金倘不易集不敢妄冀也恥齋有春分前後東
來之約先生可以偕來則晤期不遠激中具有成事知己相對
亦當為之一快也率此佈候寒甚不莊
違別四旬杳如越歲索居之感邇來為甚良由物態邇遷所抱

不足以相副益覺師友之不可以暫離也藝桑一事今年苦毒
異常比之力役踐更多了三十日夜不睡宅中精于料理聞亦
意外出金惜無杜陵筆加偶得藝家若相為一唱歎耳尊體大
宜優游不可過自拮据稍暇望即駕命駕東來以尋聚首之樂
蔡適尚有蘭資囑之奉用霖當轉償之良便者晚村約何時可
返意欲西去一會請教近來脈候或得先生過舍同往亦可便
羽奉啟不一
駢切已閱三旬度知道體必自神王無意中得嚴視遠一言為
之喜極加慰蓋舟子過蘭橈于烏鎮視遠亦不及見也過後知

之湖其時則十八之下午矣穎翁言旋取道于貴鎮謹此附問
來期不知月間可以東一否天氣一已佳瞻念頗勞誠得早過
以為快一先生之心定當如何時候時候癸丑
農歌盈耳揅青喜已及時遙想近懷必早著勤勤今即從學亦
復使歸循習否攻玉兄想亦在宅謹奉上第六會會金如數曉
菴兄者不得信知渠必已有料理也尊處所須本當即奉適在
窘中先以困粒二石充用餘當後期措上不知道駕何日可以
東來田事畢時願印旌旌從從益切矣惟示以好音是荷
王寅兄至知興居安善但師母夫人何以有痞氣之恙也令郎

近日學業何似攻玉兄攻苦太過以致所患不一初嘗念及此
失於寄東然今及寬以養之未為晚也幸先生為霖叱致賤體
別來少不如初亦幸無大害舍弟有信大約平安事已安云月
間可同想遲亦不出來月耳台駕何時東來別領實切毋同卒
卒不盡欲言

歲前草草有候駕東來之言因佩蕙凡傳之遂不致思而但以
朔初即得奉教為快也人歸知望後赴語溪則敝齋當虛榻至
三月圖晤之心寧不愈急乎特戒舟徒以速從者不敢滯西期
十五六定送駕返乎里第耳為端啟不宣甲寅

又啟攻玉兄在宅可謂賓主盡美弟輩豈敢要主分攜但考老
至親可以兼課今子不妨暫解攻兄之任況先生之敬愛攻兄
苟使之居業得有恆所亦無不樂為就適舍弟才疏訪館師
于霖霖輒舉座上之美是霖之漏言也故未敢造次納贊倘沐
無窮教思使寒門子挾得賢師荷大德豈獨舍弟哉才疏子諒
皆蒙叔鵬養子也各有三子今就傳者四其意實欲更訂久要
特以力繼為修不能逾十目當漸圖充拓耳臨涯除館遠竄而
特異荒濱廣庭可以蔣蔬亦攻兄之所不厭者冒昧以請許拒
未敢自必矧候報音不勝翹切汝霖又行

尊夫人所患何等曾商之診家否可果否宜參當有漸補峻補之
殊此尤須加意尊處寬參不便特從郡中轉買備用倘不須此
仍以見擲可也易參之餘留充藥費康復當能述之山中之道
竟當已之雖諸相知約日間行圖各致之爾持此上候不勝懸
切
尊嫂夫人所患漸就平復喜慰之至不敢不稱賀也調攝事宜
尤須一加意為善人舟之西奉台命且致候也幸勿汲汲過
來便中攜上冬粒三石外具少果肉不足將敬者知在必鑒細
故

先隴培土即輒日乙卯朝米霽色遂數南樓度四五日可返台駕
言旋得在弟歸後否令兄及黃山翁處俱欲附一信茲猶未及
也高槩錄已備稿本乞命舍弟錄出更乞裁定雜紀一編以便
隨時登稿
別後次早入閩日是而出廿日抵舍方晨炊耳所知之客未返
故殊匆匆歸即以俗務入邑尊托竟失料理晦日暫歸展讀手
劄抱歉何如朔日仍至海上還舟特遣持奉米麥各一石麥種
命蔡僮覓取不知入用否也月間惠顧之期約在何日望之良
切矣率此不具

與惲述菴書

奉達函丈在萬十年瞻望停雲每深頌禱惟先生年德彌高斯
道斯民之闕切彌重固知受祉永多化育有象而居節在邇乾
乾不自息於制議嚴固之際者更可知也某從許子欲爾竊承
音問一再奉先生節要之頌閉關之教晚學末契過辱眷言示
以固行銘心無敢所規操持不力策進無加日鄰者猶以良朋
斯夕稍減一二悔今師友凋謝疾疫侵尋類然鄉曲情民也而
已言之悚慙茲屬許子戒舟北觀伏陳鄙悃敢求大教某不
天生甫暮而膺先嗣祖立孫之典弗克負荷以重先人羞又弗

得先人之遺息以自永既老而不知所歸竊唯詩稱聊以慰取其枝蔓之繇遠也禮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則又孤死首丘之義也今同嗣弟弟子姓二百餘指承前已不乏人孤孫之盡力所事甲子行且一周獨于所由生報禮不及反復之謂何意欲從先嗣祖乞未死之身歸于所生奉一日盼鑒正其首以終疑若祝嘏無倍辭焉但始也王父命之王父受之今則上下無所禀承哀哉獨吞酸誰訴是非明倫持教之大君子賜之一言俾得奉以周旋小子有心何時自遂某昔者復九世之祀先生不之非推斯旨也必非必得歸其本支焉者況是

舉也宗族姻黨于是乎改聽易慮幽明存歿之所由格也風俗教化之所由成也先生豈得無意乎脫疑地連交所疏容有他謬巧于碩論有所塗飾則許子端人也其諸父太辛誕蓋又猶在二子皆門下久要可覆按而得也者伏惟先生垂察更有請者先四世祖海石遺稿先生敬稱有當理道澈邑澈溪山中本先生體魄三世托焉先生亦嘗過而過弔之蒙許題咏咏又應屬筆并祈惠示乞言為憲禮所不廢事在闡幽崇初者仁人必三致意焉則某之勤求累請或不為無厭也已春陽載道藏喜方新遙達達懷誠曷任翹切外具先誌宗圖奉覽不勝書幣

幸勿廢棄丁巳仲春月吉某再拜

附遞卷答書

同學友弟憚日初頓首奉書商隱道兄先生門下慮隔光儀修逾年載時塵存訛憫誨懇懃感戴之私非言所及客從東來無不道門下秉堅貞之志行義皎然此真辨道之大基上征之發軔也欣羨欣羨僕年迫大耋息心退靜決歲于茲筆牘滿應一切置之弗問門下不遺衰朽拳拳以反古復始為問且若非朽人不能一決所疑備見門下禮必徵乎古事必宗乎經度越尋常萬萬僕雖荒耄即亦有不能塞默者謹

為門下陳之古者天子尊統諸侯尊宗而卿大夫家有宗子大宗小宗立後與否其載禮小記大傳大氏大宗者族人當為之後而即為凡族人後支子者可以為人後而人不必為之後其言曰大宗百世不遷大宗絕則族人為之後故大宗百世廟祀是族人當為之後也又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明宗子則可以祭而令旁親無後者皆得附于高于曾于祖于禰是後大宗即後族人也天子國子君統世人世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世統宗子統宗人宗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宗統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有宗子而後族可收宗廟可

故大宗後而支子不必後門下所嗣曾王父知非宗子家子
嫡子義可已且同嗣昆弟子姓已二百餘指承先有人而本
生之祖從昆凋落門下敦重報本歸所由生於義為宜昔晉
重耳之拜秦使也起而不私秦繆嘉其遂利此雖緣子犯之
言出于一時矯偽尚足以增重天親而動偏霸者之感動慕
悅門下反本復古一由至誠愷惻情所不容已而鄉黨稱說
高義能不私其遺產捐已以及同嗣子姓且殷殷懃懃虛已
諮詢惟恐于義或有未合于情或有未盡夫麗澤之以講正
為汲汲者非徒為高論而不究于日用也蓋人情物義所存

不講正則道不顯道不顯則施之也不順而處之也可疑行
之也必不办故雖于已以為可行而不知其病于道也門下
膺立孫之典垂六十年舉三世陸續而續之行也力已其
反之也目覩林林振振之盛而又無戾于小宗不必後之義
審而行之夫又何疑門下又以無所秉承為不得自遂夫繼
志述事可以義起假令專王父而咸在有執禮東經之士與
之言大小宗之辨支子不必後之禮及古復始之義尊王父
必慍然動容矍然敬聽無有以為不可者是祖父之所可即
為子孫之所行鄙見如此惟高明裁擇日初載頓首

與凌渝安書

指計晤言忽二三載弟之不足以進學而不為君子之所棄也
者幾希矣憂患日以紛精氣日以漓雖欲自奮而不能仁兄何
以策之頃者駕常至禾弟坐不知不獲一會為悵張先生云秋
間駕且復至不知何日弟當遣舟相候于敬可所昔人嘗二年
前共刻期日今近在數旬密不可耶家刻厚語一書向曾奉正
不知清讌之間得稍加評騭否古人一言一行後人但當則效
而不可輕議然分別去取千里毫釐之間所關不小況朗鑒
識如仁兄尤弟所急欲取正者敢以此為祝願幸駕來時千萬

為之指示張先生附候與居并訂且懃諸不一
西州路斷數息沈沈庸子之不足進于高明豈惟衰病之為哉
志昏力薄傍皇逆旅終必顛殞而莫之恤弟素今日之謂矣倘
惟良寤數年一日遙相聞于知契以為慰而歲不數數仰止典
型奚啻晨夕也今年講幄遠在省會雖教被益廣問業益進非
尊兄瞻帖本懷可知尊兄涵泳道真自能于堅苦中調其氣易
簡中養其心浩然遊吾身于斯世而人才之大小以成學術之
正邪以辨模稜淵懿庶幾近之通益形神豐駐鬢眉以膺厚
祉草木臭味可勝悵悵衆謬承諸子遺稿之托賴辟夏兄經緯

已有頭緒奈何坐僻遠未能合會同志成一定本殘年深以至
為念尊兄將何以教之雖來海隅苦無師友宿痾亦時作未及
訪醫其樂衛相昭應之情則多有可言者第志雖四海一身幾
臣又極清貧寡雖不敢自外然此關係大賢之後也承桃立業
似未宜苟且亦須會合一商以定其局東莊別具札尊兄晤間
幸與孰籌之屬其西還附候并及初夏下潯汝霖頓首

與沈尹同 庚申暮春

弟霖薄質早衰出門為難問一鼓吹又多他阻憶先生惜序賓
兄枉顧輟觀海之興信宿荒齋惓惓盛雅沁人心腑而吟章五
疊謬策勉于無窮嗣復惠書提誨獨切愚情何以得于高賢若
是豈非因先友常加獎借先生高故舊兼及其所與耶然而兼
之負先友矣止一端哉即遺稿一事知交猥辱收藏六載于茲
矣必須同好敦君子聚首一番意見有所歸一副本不至雜傳
計惟賤力差強攜冊各就元亭作一定論猶恐非一時可決而
事會難得即如頃者努力隨曉菴兄而西倉卒遽返二姚兄最
近亦不得晤事之不由意計者如此今天氣漸暄痼疾屢發欲
發且待秋深矣乘之無似不獲後嗣于先人即所遭之窮卵翼
一二兩終可得故浩然歸老山中乃年來心事也至今淹滯故

林則以海山山田盡稿欲歸不得豈非數哉然此志已決一邱
半壑何怪無佳日先生不棄爰來共之須有時容耗之餘書冊
未忍遽舍每念先友臨別時語朱子文集語類之旨不敢忘近
見貴郡朱先生所著序齋集其中有讀朱子文集分類揭出之
說向所呈覽經濟文衡正此法也方恨此書有所未盡朱先生
所類不知可請抄其目否并得揭出語類更快集中未言及想
此段功夫猶有待耶朱先生無書不讀讀必引其義歸于正真
可為後學準的不知全刻多少今止見七十許版雖示大旨一
斑益不勝向若之望煩台神為置其全以見寄其貴當免便奉
上朱先生精力今何如尚不拒來者否恨霖情願私淑于尺籍
間而已不寧惟是先生極仰止三年不通一札其不足振起可
知道體善養起居當不減異時石麒麟曾否降生聞今年絳帳
去雙溪就近里必取其碩視之便則叶兆可知矣序賓兄道術益
精妙令嗣主敝邑村氓坐不知有失瞻晤亦蹉過便郵不少茲
因友人過佩三兄所草附不一候不盡所懷不盡所懷
弟霖衰病無聞辱四三君子獎掖鼓勵因得數奉先生道儀竊
自比于公明之說而未能者有舊矣不意數年哲人繼逝西州
路絕如憑疾沉頓出門之步一歲之中除風雨寒暑諸事故從

而縻之更無多日。宜乎其為先生之所弃矣。乃烈暑中傳至惠
劉者言先型相昃末路循誦至再。重懷心頑弟。靈茫昧常謂貧
賤壽夭人不能必之于天。邪正善惡天亦不能必之於人。認得
路脉清只從已分上。做去更何不可知之。望皇哉。史惺堂先生
云。丈夫處世。即使極貧極賤。天折之嗣。亦須還我堂堂地。一箇
人。肯哉言乎。朽惜奉之終身矣。但功夫正自細密。義理日用無
窮。恨不得師友切磋。有如尊教。庸下頹惰之病。此四字。切切于
弟。累者至矣。渝若卓卓。吾黨然當賴之。大匠近更得才若何。佩
三省。三兩兄奮興應不小。攻玉兄伯仲勵志不可當。近於門下

往來其成就更可知矣。楊園先生手得彙集未畢。承命同志各
錄副本。最善容寬。便仍從攻玉兄寄上也。驥村有歿可傷。念行
當過之。兼圖晤對。以聲潤懷。庚氣方伏。保攝為難。諸惟先生為
道自重。不宣

上楫翁母笏

離合忻戚。此缺陷世界。何處無之。達人曠觀。當不以此為系也。
日間有便舟。望玉趾過舍。果有精快語。可為長者發一醒。母久
在沉頓中。耳。弟亦須早來。打點精神。作救藥人計。無然泄泄。
一夕驟。恨敝廬無處不漏。願念尊居頹毀。不知作何支吾。激浦

飛去。螭龍數穴。平湖亦有工。一二然。城俱有。冒入城內外。海浸
甚多。吾地龍多。反不至大害。可謂有夢厚矣。舅尊起居。良佳。矜
母以下。咸獲安善。為慰。今年寡侍。睡殊念不寘。適此秋佳。乞命
駕泰溪。一暢夙昔之懷。地窄縱不能久。款旬日之叙。不可少也。
渭津亦歸。自杭免不得一番詰問。則駕來斷難。以已者。況幾弟
父子足創。米弟新居被浸。敬弟矣。艾且苦。亦俱須一一為之慰。
視者。舅尊得不決意出門乎。候之候之。

與沈幾臣表弟

老先生在舍。無日不思歸。蓋見此情好。與言刈穫也。愚以為宅

中風冷。於母病體非宜。吾舅獨歸。又宿諸事俱不便。不若責
成此事。于敬泰。桂弟珍姪。此三人必能了之。無俟老人之親
為領袖也。桂弟慨然承當。可喜。珍姪亦痛切告之。此番或
少有省悟。不可知也。三人共事。須足下大為主張。不然。老舅之心
終日夕不安耳。孝子慈孫。正於此處。細細體貼。妙筆不盡言。

足下舉事。不無徑直。而舅尊之勢。憤實甚。必須即來用一番和
解。始得。何如何。如大約家度。間極難。處人家度。事尤難。去年為
足下費盡齒頰。今又值此足下境地。極苦不佞。亦不為不苦矣。
舅尊日日思歸。極意相留。終屬強勉。大意從由。上起非恐勢不

得泰然也。足下可先于兩母前消靡斟酌。然來舍作勸釋計為妙。幸當思之。幸當思之。此等事既不能以口舌爭。又不能以力氣服。惟有心志可以默動。天地神明之外。即家庭父子矣。寧可以鹵莽而處之哉。前日相擾而別。喜得歸途。風利復從高賢里盤桓半日。主人未還。閒情亦自足也。北堂微疾。想已安痊。感格之誠。靡有所止。當益加強勉。以臻于道。勿使暴戾之氣。晏安之情。得乘間而入。則敢謂古人既遠。今人遂非。耶勉旃。勉旃。吾諸弟之責矣。別來無不悅適。幸無念特致一候。不一。館中何來難子之惠耶。尊意宜與。三伏曾商于兆卿。既元

否。僕循覽來札。情言婉篤。弟可謂善思矣。弟本自可僕亦安能多益。但談深時。或一得相發。便覺意外耳。素心人數晨夕。古人所為咏歌者。豈欺我哉。

足下與廣之有盟。誼誼屬乃翁。函信不聞正言。以促其行。願遂巡作慰留語。是豈讀古人書者耶。今渠曾去否。世道陵夷。江河日下。是可三嘆也。渭津處有良醫。足下屬料理此。其時矣。足下不過以家中口腹計重。欲為區區。故慮弟得十旬閒曠耳。但不知所需幾何。不佞未及瓶粟。誼當相周給者也。食事稍安。子餘瑣屑亦易辦。況高堂及賢聞慈。而且能既可一意調攝。居停

內外諄為相愛恤。親手足不遑也。尤時勢所難得者。斷然當行。毋失佳會。至囑至囑。

鳳池就醫海。端敢煩吾弟督視其起居。寢之館側。務使真氣內涵。浮情外絕。絕情惟慎。涵氣存靜。慎則作息游嬉飲食寒暑毋或失者是。靜則喜怒哀樂操存全。微乎言思過半矣。蓋此子骨相不壽。或藉一番延啟攝服。稍稍永生。則吾弟與有榮厚。花焉解非解。豈也。然不孝之特以相托者。知吾弟嚴能攝下。和可悅心。渭津兄非不欲仰慰。慮其煩務不周耳。如有不遵。語言專忘。自便。弟可急傳來。不孝當剋治之。草草不宣。

妖邪之興。皆由人作。形於口。必形于心。君子持心為防。口次之。然未有不能防口而持心者。況禮制義熟。所談者先聖之法言。所行者先王之法度。可得妄作奇談。惑之說。使聽聞者皆云其言自諸子讀書之來也。師範所關。弗辭其責。昨人曰。及叨鉤遠。賴荷報家叔有舫入郡。便道載米到宅。米二石五斗。米則作時價償。負且則從君衡。凡借取者若取者。他日價長。須從其數耳。後日漸降。吾諸兄弟萬勿記憶。遠米天灾如此。小民戒懼無地。況生日倍當悲痛。豈堪與相知談聚乎。俟雨至憂解。得一番握手為快耳。米臣作何經營。將來瘡痍。難

毒必然大作藥物頻以時脩尤當虛心求索方書晨披夕玩長得此斯意思方妙兆岐非不名家但自信太過故往往得謬學問原無止法精心審意虛以受之吾人通受用處在米臣尤宜體察此數字者幸幾臣轉以相迎此九龍子已六十歲

微誠不足言乃親知過而厚之則又不敢却然辭受之際亦自不可混昆玉履過之惠既華而重何又重以兼金耶施者固不節受者誰能當即返于米臣米臣以足下未至而猶遲疑展起衷而相璧又以廣生難陳茲謹奉上原儀幸勿以不相知之數為也懇至

大孝至行萬信禮經此人倫幸事不佞豈忍相撓但慈親痛恤情真禮亦有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則不必然之文況疏食水飲為期九月本禮見家禮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皆食粥條下足下既已降服似屬賢者過之矣竊意足下即宜遵慈旨日午進一飯以慰生者之心扶養中年之氣所謂抑情而就禮亦非相知曲說也惟望俯從勿疑淺鄙至願至幸敬夫近在咫尺不獲一晤然其辭宴會不赴則具見信禮之篤亦可嘉也米臣可得過我一二日為製附子膏否

邇來頗事途談晤為難聞舅母起居連和繼聞族已安善極

欲到一候而未能歎甚歎甚足下讀禮中覺得功夫何如俯仰事育比肩調劑有所得力否此等處真難事若說到天下國家直是易矣非親從此中體認不足語此足下以為然否前買靈素一書想在案頭不佞欲借一觀對閱過即奉返也并懇

先舅云逝遂及暮月言念平生可勝泣然前與足下約兩止毋行當圖一拜几筵不意赫臚彌甚高師衆手蒼生之戚歟時俱深奈何奈何賤體亦復疲頓藥石縱不離口竟無補于殘敗之身心則何益矣辦香之敬代以米提去年今日牀竇間猶以手摘斗豆相遺今輟肩負二斗以獻舅母匪云報也以誌感也家

中極困時幸走一信告我雖炎天艱道必當設法以通或不厭陸運之艱爾何如何如諸弟姊各努力本務耶中元後珍姪向邑十一行舅母之意決否此事須商定未可以片言為行止也念之并及

。靈素奇古未易讀然不可不讀今但讀其能解者其經度鍼刺未能解者姑緩之以待明師然其間亦有斷落細心疾去十九不難況案頭有全本此事便當決意為之天下之有志而苦無書者尚多也來年作何行坐札中所云外口中良然良然然中自有至外亦不能累惟終日乾乾夕猶惕若君子之操存此